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二十三卷

○士人 【唐伯虎】弘治中，唐解元伯虎以誥誤問革，困厄終身，聞其事發於同里都冏卿元敬穆。亦負博洽名，素與唐善，以唐意輕之，每懷報復，會有程量墩預泄場題事，因而中之。唐既罷歸，誓不復與都接，一日都瞰其樓上獨居，私往候之，方登梯，唐顧見面，即從簷躍下，墜地幾死，自是遂絕，以至終身。聞都子孫甚微，或是修除之報，然唐後亦不聞賢者。此說得之吳中故老云。

【徐文長】徐文長渭蒼年游京師，余尚孩幼，猶略記其貌，長軀皙面，目如曙星，性跡弛不受羈繫，館於同邑張陽和太史元汴家，一語稍不合，即大詬置，策騎歸。後張沒，徐已癯老，猶扶服哭奠，哀感路人，蓋生平知己，毫不以親疏分厚薄也。徐初以草白鹿表受知於胡襄愍梅林宗憲，戊午浙闈，胡囑按君急收之，徐故高才，即上第亦其分內。按君搜得之大喜，以授其所善邑令，令丹鉛之。令故為徐所輕，銜之方入骨，按君暫起，輒批筆塗抹之，比取視則鴻劉滿紙，幾不可辨矣。徐此後遂患狂易，疑其繼室有外遇，無故殺之，論死，系獄者數年，亦賴張陽和及諸卿袞力得出。既鬱鬱不得志，益病患自戕，時以竹釘貫耳竅，則左進右出，恬不知痛，或持鐵錐自錐其陰，則舉丸破碎，終亦無恙，說者疑為崇所憑，或疑冤死之妻附著以苦之，俱不可知。而其人高伉獨潔，於人無所俯仰，詩文久為袁中郎所推戴，謂出弇州上，此自有定論。其所作畫尤脫畦徑，題署則托名田水月等號是也，今已有人購之。文長自負高一世，少所許可，獨注意湯義仍，寄詩與訂交，推重甚至，湯時猶在公車也。余後遇湯，問文長文價何似，湯亦稱賞，而口多微辭，蓋義仍方欲掃空王李，又有有於文長。

【張幼予】吳中張幼予獻翼，奇士也，嘉靖甲子，與兄鳳翼伯起、弟燕翼浮鵠同舉南畿試，主者以三人同列，稍引嫌，為裁其一，則幼予也。歸家憤憤，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。晚年彌甚，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，命所狎群小，呼為太朝奉，至衣冠亦改易，身披彩繪荷菊之衣，首戴緋巾，每出則兒童聚觀以為樂，且改其名曰敫，予偶過伯起，因微諷之曰：「次公異言異服，諒非公所能諫止，獨紅帽乃俘囚所頂，一獻闕下，即就市曹，大非吉徵，奈何？」伯起曰：「奚止是，其新改之名亦似殺字，吾方深慮之。」未幾，而有蔣高私妓一事，幼予罹非命，同死者六七人，伯起揮淚對余，歡狂言之驗。先是，幼予堂廡間掛數十牌，署曰張幼於賣詩或賣文，以及賣漿、賣癡、賣呆之屬，余甚怪之，以問伯起曰：「此何意也？」伯起曰：「吾更虞其再出一牌云『幼於賣兄』，則吾危矣。」余曰：「果爾，再出一牌云『賣友』，則吾輩將奈何？」相與撫掌大哈。同時吳中有劉子威鳳，文苑耆宿也，衣大紅深衣，偏繡群鶴及獬豸，服之以謁守土者，蓋劉曾為御史，遷外臺以歸，故不忘繡斧，諸使君以其老名士，亦任之而已。此皆可謂一時服妖，幼予被難為辛丑年，時虎邱僧省吾者，嗜酒，忽一日醉死，孝廉與姻家比鄰，偶失失貨重，或疑孝廉與盜通，因捕治死獄中。時稅事再興，市人葛成倡義，遍拆毀諸富家，有毆斃者，當事置之死法。適幼予又以妓致殞，俱一兩月內事，吳人遂以湊「酒色財氣」四字云。

【金華二名士】蘭雞吳少尹孺子，為余大父客，幼時曾識其人，孤介有潔癖，所攜樹瘿爐皮毯之屬，俱極精好，炊飯擇好米，目視火候。其貌亦似野麋，為詩俊冷自喜，不受凡俗人供養，視今日山人輩猶冀壤也。又其邑胡元瑞應麟以丙子舉孝廉，乃翁與先大父己未同籍，因得與稱通門，其名噪一時，王弇州至欲以衣鉢傳之，才情膽洽，多所凌忽。乙未赴南宮，與同里趙常吉士楨酒間潮諺，戲呼趙為家丁，趙拔刀刺之，幾為所中，逾牆得免，自是稍戢。是年場後試內閣司誥敕中書官，例取乙榜二人，胡與首揆趙蘭溪密戚深交，面許必得，時論亦服胡聲華，咸無異議，既題請欽定試日，胡忽大病不能入，而粵東張孟奇嘗得之，張蓋納賂於首揆紀綱祝六者，先為道地矣。或云張預聲言胡倘見收，當喉言官並首揆彈治之，故胡托辭不試，未知然否。胡性亦高伉，不肖隨時俯仰，既失意歸，旋發病卒。張入中秘，出為戶部郎，榷稅於吳，囊金巨萬，今以養母予告，其自奉王公不能過也。張亦以詞賦自命，人偉岸有福相，不似胡之槁瘠云。吳、胡同里相善，無後來遊客氣，下世俱已久，前輩風規，猶可想見。趙常吉溫之樂清人，游京師不得志，故善八法，嘗書所作詩扇上，宦官持以入，今上方幼冲，見之喜，以布衣召入直文華殿。江陵奪情，杖諸諫者於闕下，趙故與艾、沈諸公善，因楚服囊鉉持黑羊股，調護於血肉中，以此知名。喜談兵事，上騎射，講火器，屢上疏請自效，不報，見公卿臺諫抗不為禮，亦奇士也。趙初得官鴻臚寺主簿，供奉十八年，始晉中書舍人，又十餘年不進秩以歿。主上之裁抑恩澤如此。

胡元瑞亦好使酒，一日寓西湖，適汪太函司馬攜乃弟仲淹來杭，王元美伯仲並東南諸名士大會於湖中。仲淹已病，其詩頗有深思秀句，心薄胡之粗豪，忽傲然起謂弇州曰：「公奈何遽以詩統傳元瑞，此等得登壇坫，將置吾輩何地？」汪、王三先王出倉猝不及答，元瑞亦識仲淹氣盛，第怒目視。時戚元敬少保實偕二汪渡江，因同席飲，出軟語兩解之，胡大怒，移罵，至目為粗人，戚驚避，促輿度嶺去，滿座不歡而罷。時人作雜劇嘲之，署題曰：「胡學究醉鬧湖心亭，戚總兵敗走萬松嶺。」然胡仲於戚而絀於趙，亦罵座之報歟。

○山人

【恩詔逐山人】恩詔內又一款，盡逐在京山人，尤為快事。年來此輩作奸，妖訛百出，如《逐客鳴冤錄》僅其小者耳。昔年吳中有山人歌，描寫最巧，今閱之未能得其十一，然以清朝大慶，溥海沾浩蕩之恩，而獨求多於鼠輩，謂之失體則可，若云已甚，恐未必然。

按，相門山人，分宜有吳擴，華亭有沈明臣，袁文榮有王稚登，申吳門有陸應陽諸人，俱降禮為布衣交，唯江陵、太倉無之。今則執斷隸役，作倡優態，又非諸君比矣。

【別號有所本】別號濫觴非一，有出新意者，有自鳴其志者，似稍脫套，然亦有所本。如倪元鎮自謂倪迂，而司馬君實之迂叟，晁明遠之景迂，蓋又景司馬，則固先之矣；倪又自謂懶瓚，則唐僧懶殘，宋馬永卿之懶真子，又先之矣。近日陳仲醇品格略與元鎮伯仲，其別號眉公，人頗稱其新，但國初詩人楊孟戰名基其，吳縣人，已號眉庵，謂如人眉在面，雖不可少，而實無用，以寓自謙，仲醇意亦取此，然亦落第二義矣。

楊在洪武間，官至山西按察使，與高啟、張羽、徐賁齊名，謂之吳中四傑。初楊鐵崖游吳，重其才，曰：「又得一鐵矣。」

【山人名號】山人之名本重，如李鄴侯僅得此稱，不意數十年來，出游無籍輩，以詩卷遍資達官，亦謂之山人，始於嘉靖之初年，盛於今上之近歲，吳中友人遂有作山人歌曲者，而情狀著矣。撫按藩臬大吏有事地方，作檄文以關防詐偽，動稱山人星相，而品第定矣。按，今廣西、貴州深僻之地，跽伏菁莽中，不夷不漢，粗納糧稅者，呼為山總山老，其部落則名山人。正德間鬱林州土夷韋觀敬上疏求入貢，直署其銜曰山人某，更屬可笑。然南宋講學盛時，如白鹿洞等書院，主其教者亦稱山長，故元尚沿之，蓋山派不同如此。

唐太僕卿韋觀，為巫所挾，哀懇曰：「願山人無為言。」則巫覡亦稱山人。後唐宗后父劉叟以醫卜自稱山人，又金元胡俗，凡掌禮儀相亦稱山人。見雜劇中。見雜劇中四字，據寫本補。

【山人歌】張伯起孝廉鳳翼，長王百欲八歲，亦痛惡王為人，因作山人歌罵之，其描寫醜態，可謂曲盡。初直書王姓名，友人規之，改作沈嘉則明臣，復有諫止者，並沈去之。張以母老，至庚辰科即絕意公車，足跡不入公府，與王行徑夙別，故有此歌，然亦偏矣。

【王百穀詩】近年詞客寥落，唯王百穀巍然魯靈光，其詩纖秀，為人所愛，亦間受譏彈。如其初入京試內閣紫牡詩，中一聯云：「色借相公袍上紫，香分天子殿中煙」，極為袁元峰煒相公所賞，因成知己。同邑周幼海長王十年，素憎王，因改袍為髡、殿

為屈以諶之，兩人遂成深仇。王又有詩云：「窗外杜鵑花作鳥，墓前翁仲石為人」，時汪太函介弟仲淹道貫偕兄至吳，亦效其體作贈百穀詩：「身上楊梅瘡作果，眼中蘿卜翳為花。」時王正患梅毒偏體，而其目微帶障故云，故云言。雖切中，微傷雅厚矣。

宋張濬自富平大敗歸，有郭奕者改韓昌黎贈裴令公詩贈之云：「荊山行盡華山來，日照關門兩扇開。刺史莫嫌迎候遠，相公親送陝西回。」與此正同，終不如即改王詩之更巧也。周、王俱以善書冠吳中，各不相下，王目周書為蚯蚓拖泥，周亦目王書為螻蛄打拱，似亦微尚云。

【山人對聯】向見王百穀家桃符云：「豈有文章驚海內，漫勞車馬駐江牛。」晒其太誇。近見吳中山人錢象先者，乃書對云：「旁人錯比楊雄宅，懶懶無心作解嘲。」更不自揆甚矣。頃過陳眉公堂中書一聯：「天為補貧偏與健，人因見懶誤稱高。」蓋用陸務觀語，雖謙抑而實簡傲，勝王錢用杜句十倍矣。去年至支硎山范長白學使齋中，懸聯云：「松風高士供，蘭夢美人圓。」其所書即所作也。時范未有子，故有蘭夢句，然蘭夢字又作原，唐宋人皆已兩用之，未知孰是。范又有對云：「門前白水流將去，屋裏青山跳出來。」又用笑林中俚童屬對語，亦奇。

【山人愚妄】近來山人偏天下，其寒乞者無論，稍知名者，如余所識陸伯生名應陽，云間斥生也，不禮於其鄉，少時受知於申文定相公，申當國時，藉其勢攫金不少。吾鄉則黃葵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，稱莫逆，代筆札，然其才庸腐，無一致語，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，陸羨且妒之，詈為啞啞小兒，聞者無不匿笑。乃高自矜重，一日忽寫所作詩一卷餉余，且曰：「公其珍之，持出門，即有徽人手十金購去矣。」余曰：「誠然，但我獲金無用。」顧旁立一童曰：「汝衣敝，可挈往市中博金製新袍，便可拜謝陸先生。」語未畢，大怒而去。又一閩人黃白仲，名之璧，慣游秣陵，以詩自負，僦大第以居，好衣盛服，躡華靴，乘大轎，往來顯者之門。一日拜客歸，囊中窘甚，輿者索僱錢，則曰：「汝日扛黃先生，其肩背且千古矣，尚敢索錢耶？」輿夫曰：「公貴人也，無論昇五體以出，即空昇此兩靴，亦宜酬我值。」彼此爭言不已，觀者群聚。有友過其門，聞而解之曰：「一榮其肩，一尊其足，兩說皆有理，各不受賞可也。」輿夫掩口而去。此鍾伯敬客白下親見者，此輩之愚妄，大抵如此。

先達如李本寧、馮開之兩先生，俱喜與山人交，其仕之屢頹頹亦由此。余嘗私問兩公曰：「先生之才，高出此曹萬萬倍，何賴於彼而惑嚙之？」則曰：「此輩以文墨餬口四方，非獎借游揚，則立槁死矣，稍與周旋，俾得自振，亦菩薩普度法也。」兩公語大都皆如此，余心知其非誠言，然不敢深詰。近日與馬仲良交最狎，其座中山人每盈席，余始細叩之，且述李、馮二公語，果確否？仲良曰：「亦有之，但其愛憐亦有因，此輩率多儂巧，善迎意旨，其體善承，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，宜仕紳溺之不悔也。」然則舟州譏其罵坐，反為所欺矣。

舟州先生與王文肅書有云：「近日風俗愈澆，健兒之能嘩伍者、青衿之能卷堂者、山人之能罵坐者，則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驕子矣。」

#### ○婦女

【命婦朝賀】明制，三品以上命婦遇太后中宮大慶元會令節，例得朝賀。然朝士拜禮，除朔望升殿外，即常朝亦五拜三叩頭，命婦則不然，僅行四拜禮，止於下手立拜，唯致賀、受賚時一跪叩頭而已，先三日赴諸王館習儀亦然，此聞之故老者。往時儀注則十二拜，凡以三次行禮，又或八拜，以二次行禮，猶然四拜也。蓋自古婦人皆立拜，唯後周天元帝，令婦人朝天堂俱效男子俯伏，武周時亦然，然僅行之一時，漢唐平世俱不爾也。宋時不可考，然宋天聖中，明肅太后臨朝，欲代郊天，宰相薛簡肅不許曰：「果爾，太后將作男子拜乎？抑女子拜乎？」事遂寢。其時如古立拜可知矣。今士民家婦人，伏地頓首，與男子無異，蓋沿故元之習也。命婦入朝，例許帶一婢，俱以女或媳充之，后妃賜問，亦全不諱，更問字何氏，嫁何年，讀何書，豔黠者多叨橫賜，臣妾之禮，大遜外廷，近聞上下亦稍隔絕矣。又每人給一圍屏、一澆器，可謂曲體之至，但宮掖邃遠，以春尖徒步為苦耳。

國家大喪，凡武臣三品如指揮使之妻，亦得入思善門哭臨，貌既多寢陋，飾又皆藍縷，且麻苴從事，拜起踉蹌，宛然鄭俠所獻圖，朝士見者，往往破涕為夫。

【二婦全邊城】正統己巳，遼東廣寧右衛指揮僉事趙忠者，守備鎮靜堡，大虜入犯，忠力戰不勝，攻圍甚急。其妻左氏曰：「此堡破在旦夕，吾寧死不受辱，君其勉之。」遂與母及其三女俱自經。忠感憤，扼守愈堅，虜終不得志，遂解圍，城賴以全，事聞，上命贈左氏為淑人，諭祭賜葬，旌其門曰貞烈，而忠進指揮同知。今上王辰寧夏之役，蕭如薰以參將守平虜城，呼劉勾虜以數萬眾圍之，守禦單弱，人有危心，蕭妻楊氏，膚施大司空晴川兆女也，盡出資斧簪珥犒士，身率健婦乘城，命如薰出戰，晝夜苦鬥，賊竟退去，不能東犯，上以其功大，立進大帥，至今向用。楊氏後以病亡，其時但以蕭功聞，不及特旌其妻也。二事頗相類，但生死大異，故國家之報亦不同，蕭之賞固非幸得，而趙忠當時僅進一階，何酬庸之薄也。趙忠既為守備，則必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人銜矣，其在今日，則必升參游等官，即不然，亦必都佐擊矣。而英宗朝尚不然，蓋揮僉乃其實職，故以正四轉從三，非如今日但以流官方面之銜，遞為遷擢，因有以實職百戶而竟登壇者，不唯大司馬不知故事，並武人亦不曉祖職當如何遷陟矣。

【竇氏全印】正德六年辛未，江西華林大盜起，圍瑞州府攻之，時缺守臣，獨通判姜榮署印。姜先為工部主事，坐丁巳計典謫是官，甫至郡，倉皇無備，亟集兵與戰，不敵，度勢不能守，密以印畀妾竇氏匿之。賊果破城，入解署求姜倖勿得，而得其妾欲殺之，賴竇哀祈而免，遂執竇，瀕行，竇已先藏印圍池中矣。時姜所部，高安人盛豹，父子同罹難，潛語之曰：「印在某所，幸以告我公，我且死矣」；乃又給賊曰：「可速遣盛父報主人，持多金來贖我，今有盛子作質，不慮逸也。」賊信之，偕至地名花塢鄉者，詭以渴求飲，急投道旁井，賊退，厝於僧院。以事上聞，詔義其事，旌之曰貞烈，立祠植碑而祀焉。姜棄城當服上刑，臺使者憐竇節俠，特委婉開其罪，且為敘功進同知。姜脫死，歸郡才兩閱月，復買一姝麗，時議遂大薄之，未幾，竟褫職去。竇，京師崇文坊人也，都中婦女以淫悍著聞，此女獨從容就義，智勇兼備，即史冊亦僅見。若姜榮負心，則犬豕不若矣。余向見妾媵得諱者，而偶遭此，且貞烈祠額，非諡也，然足不朽矣。竇氏尚有唐淮西竇桂娘通謀陳仙奇，事亦奇偉，可與此女並稱俠烈。

【宰相壽母】正嘉以來，宰相現任父母具慶者，為常熟嚴文靖、興化李文定、江陵張文忠、蒲坂張文毅，俱及見其子正位黃扉，真熙朝盛事。內常熟、興化二公，又得解相印，歸奉二老親以壽終，尤為全福。蒲坂以外艱歸，又奉其母胡喪，然為繼妣，非親母也。唯江陵公用封公歿，奪情，致口語，而歿於位，其太夫人親見子削奪，家之籍沒，子孫滿前，俱罹桎梏入圜，至有雉經、有遭戍，真所謂以壽為戚也。正德十一年，故相李長沙歿於邸，其母一品太夫人麻氏在堂，直至嘉靖三年始歿，在文忠身後又九年，無子無孫，孑然一嫠婦，又貧窘不能支朝夕，方之趙夫人情境不同，苦趣則一也。

成化間，劉壽光翊拜相，父母俱無恙。

【三太宰壽母】世宗朝，太宰南昌熊北原歿，有母九十請終養，上不許，賜其母糜米存問，一時稱異典。繼而太宰蘭溪唐漁石龍有母亦九十，則已罷歸里矣。至今上則有太宰海豐楊夢山巍，有母一百餘歲，尚康健，何壽母之偏鍾於冢宰乃爾？他如閣臣嚴常熟、李興化、張江陵，皆有父母在堂，然眉壽不及也。

嘉靖間，南兵部尚書浙之鄞人張文定邦奇，以養母歸，其母亦年百歲，但文定以甲辰年先卒，而母之卒以甲寅，凡哭子十年，不為全福。又正德間南太宰王海日華，其母亦九十餘，又正德末太宰陸水邨完被籍遠戍，其母葉氏逮治入獄，後死於京邸，則不如早歿為愈參。

【壽母禍福不同】趙括之母以預言其子不可將，及敗績，免誅；唐僕固懷恩母，以持刀逐殺其子，後亦不從坐，且加禮焉。本朝無此等賢母，其荼苦亦過之。正德之庚辰，吳門陸水邨太宰以通逆濠下獄，至俘獻於朝，籍沒其家，陸倖免正法，斃於荒徼，其母夫人葉氏就養京邸，身罹其變，竟客死都下，業九十餘歲矣。嘉靖甲辰，南大司馬張邦奇，卒時僅六十餘，而其母已九十，又十數年壽百餘而歿，雖獲令終，然亦哭子。近年則江陵張文忠，以今上壬午終於邸第，太夫人趙氏，扶欄南還，未幾張削奪見籍，長孫雉經，餘亦遭戍，趙已八旬，目睹慘毒，未幾亦以憂卒。此兩母者，皆以壽為戚矣。又遼廢王憲嫺，以隆慶戊辰削爵除國，錮於

鳳陽，至壬午江陵公捐館，廢王繼之，其生母為莊王次妃王氏，尚無恙，上章為廢王辨冤，歸其罪於江陵公，求復故封，上終不允。遼與張無深仇，其時有導之者，然千乘太妃，歷盡艱楚，時莊王薨且五十年矣，何如先驅螻蟻地下也。壽母如永樂間兵部尚書趙珣賜宴華蓋殿，因輟御筵所餽悉賜其母，又以元宵節賜宴；知戶部尚書夏原吉母來觀燈，賜之酒食並鈔，皆備極寵榮，兩公又得身奉所生以終天年，而夏母之亡，又荷仁宗鈔米諸賜，且給驛護行，有司治葬，尤不易得。嘉靖中，熊北原太宰母亦荷恩遇，余曾記之。近年則首揆王太倉在京，時因母思歸，特遣官乘傳送之回南，王雖辭免，而恩則厚矣。比謝事數年，太夫人始以壽終，上特親視宸翰，曲加慰勉，並致賻百金及麻白布、紵絲、新鈔皆加等，此從來故相居家所未有也。此數母者，皆可謂遇矣。至江陵之與遼庶二母，同處一方，同時哭子，且夙隙糾纏，勃谿詬誶，真皆不祥人也，何以草木之壽為！

天順間，工部右侍郎陸祥由石匠起，先是有母老病，上命光祿寺日給酒饌，再賜鈔為養，其人與太宰陸完俱吳人也。二媼同享祿養，然祥母安於完多矣。

【江陵太夫人】江陵歸葬封公還朝，即奉上命遣使迎其母趙太夫人，由江路入京，將渡河，私憂之，私謂其奴婢：「如此洪流，得無艱於涉乎？」語傳於外，其詞察者已偏報守士官，復傳稟曰：「過河尚未有期，臨時當再報。」既而寂然。漸近都下，太夫人心疑之，又問何以不渡河，則其下對曰：「賜問不數日，即過黃河矣。」蓋預於河之南北以舟相鉤連，填土於上，插柳於兩旁，舟行其間如陂塘，太夫人不知也。比至潞河，昇至通州，距京已近，時日午秋暑尚熾，州守名張綸，具綠豆粥以進，但設瓜蔬筍蕨，而不列他味，其減獲輩則飫以牲牢，蓋張逆知太夫人涂中日享甘肥，必已屬厭，反以涼糜為供，且解暑渴。太夫人果大喜，至邸中，謂相公曰：「一路煩熱，至通州一憩，始游清涼國。」次日綸即拜戶部員外郎，管倉管糧儲，諸美差相繼入手矣。張號釣石，山東汶上人，以歲貢至今官，江陵敗，張亦劣轉長史。

【閩老夫人旌表】閩左小民不知禮義，其婦女能勵志守節，自宜旌異，若士族固其分內事也，況公卿大家乎？以故京口鄞文僊繼室未三十而寡，後年至請旌，時吳文端山為禮卿，謂夫人生前享一品榮封，自合廢居，何用表宅如庶姓？時徐文貞在政府，亦為之言，吳正色曰：「相公亦慮閩老夫人再醮耶？」徐語塞，事遂已。此見之徐太室宗伯札記中。其時徐為河曹郎也。然垂老再娶，唯西北士夫居多，江南則不盡然。近長垣李霖寰以少保憂歸，服滿續婦，時李年甫知命，新夫人則僅二八耳，結縵罷，出外宴客，則室中悲泣不絕聲。其女僕輩勸慰曰：「王翁衣蟒圍玉，坐八人輿，富貴已極，今夫人亦如之矣，何所苦而不憚？」夫人叱咤曰：「汝奴才何知，八人輿可昇至枕上耶？」少保聞之，長吁而已。乃知暮齡納室，真是多事，無已，則小星三五，他日任去留為得之。

嘉靖間，張永嘉相公亦繼娶潘氏，上密賜金帛以助其聘。

時張已耳順久矣，潘為興邸舊姻，說者譏其附托，猶然議大禮故智也。

【假曇陽】王太倉以侍郎忤江陵予告歸，其仲女曇陽子者得道化去，一時名士如弇州兄弟、沈太史懋學、屠青浦隆、馮太史夢楨、瞿冑君汝復輩，無慮數百人，皆頂禮稱弟子，先已豫示化期，至日並集於其亡夫徐氏墓次，送者傾東南。說者疑其為蛇所祟，蓋初遇仙真，即有蜿蜒相隨，直至遺蛻入龕，亦相依同掩，則此說亦理所有。然和同三教，力擯旁門，語俱具弇州傳中，初非誣飾也。事傳南中，給事牛惟炳者，遂贊以獻江陵，疏稱太倉以父師女，以女師人，妖誕不經，並弇州輩皆當置重典。時徐太室學讓為大宗伯，太倉同里人也，力主毀其焚骨以絕異端。慈聖太后聞之，亟呼馮樞傳諭政府，江陵驚懼，始寢其事。曇陽之為仙為魔皆不可知，乃其靈異既彰灼，辭世又明白，則斷無可疑。既而太倉入相後，漸有議野陽尚在人間者。初皆不甚信，忽有鄞人婁姓者，自云曾試童生，以風水來吳越間，挈一妻二子，居處無定，其妻慧美多藝能，且吳音，蓄貲甚富，緝盜者疑之，蹤跡之甚急，度不可脫，則云：「我太倉人王姓，汝勿得無禮。」於是嘩然以為曇陽矣。傳聞入婁江，時相公在朝，乃子辰玉亦隨侍，僅一從叔諸生名夢周者代司家事，急捕此夫婦以歸。訊之則曰：「吾真曇陽也，當時實不死，從龕後穴而逸耳。」夢周亦不能辨，因自稱相公女愈堅，吳中鼎沸，傳為怪事。王氏之老僕鄉居者，及宗黨之耄而曉事者，獨心疑之，諦視詰辨良久，忽曰：「汝非二爺房中某娘耶？」始色變吐實。蓋相公乃弟學憲鼎爵愛妾也。學憲沒，竊重貲宵遁，不知於何地遇婁，遂嫁之，二子其所育。去凡四年矣，初為人所指目，遂因訛就訛，冀王氏忌器釋宥，不虞尚有識之者。夢周付幹僕嚴繫之，以待京師返命處分，此婦復誘幹僕私通，乘其醉懈，攜二稚並婁夜竄，後竟杳無消息。余嘗叩辰玉，令姊升舉後，曾有玳瑁相示、以踐生前諸約否？辰玉云：「絕無之。」想亦恨偽托者玷辱清名，故秘其津導耶？

【婁江四王】初，曇陽化去，弇州與相公俱入道，退居曇陽觀中，屏葷血，斷筆硯，與家庭絕。其弟麟洲、和石兩學憲亦在其家薰修焚煉，謂驂鸞跨鶴特剩事耳。如是數年，而麟洲起視閩學，未幾相公麻命下，亦應詔北上，弇州子然苦寂，遂返里第。尋和石不起，弇州亦以南副樞出山，不三年，觀中遂無四王之跡。曇陽高足僧名道印者，以傳燈第一人守觀，旋沒，麟洲從太常予告，亦繼之；弇州從南大司寇得請歸，追痛道心不堅，再娶世綱，未幾下世。後來唯相公身正首揆，子登鼎甲，但於學道本來面目遠矣。所以古來神仙必居窮山絕境。

和石初於曇陽事，與弇州俱不甚信，後屢著靈異，弇州遂北面，而和石亦息喙矣。時言官劾之者遂云和石大怒有違言，其實不然。蓋故甚其辭以間其伯仲也。

【黃取吾兵部】麻城人黃取吾建表，素負時名，早登公車，風流自命。時同邑梅湘衡司馬長女嫠居，有才色，結庵事佛，頗於宗門有悟入處，即李卓吾所稱澹然師者是也。黃心欲挑之，苦無計，其愛妾亦姝麗能文，乃使詭稱弟子，學禪於澹然，稍久，亦喜其慧黠，甚眷念之。因乘間漸以邪說進，且述厥夫慙慙意。澹然佯諾，謀於司馬姑勿露機，反更厚遇之，因令人司馬家晤語。初亦伺司馬他出始一來，既而習熟，司馬忽戒遠游之裝，澹然與訂期，俾弟子先至而黃續賦多露可也。其妾甫及門，則女奴數輩竟擁香車入司馬曲房，自是局閉不復出，而澹然亦不復再過其舊庵矣。黃羞赧不敢言，為鄉里所誚。初以雉媒往，不特如臬空返，且並媒失之。黃後登辛丑進士，從戶部改兵部，近罹計典謫去，然其人材器可用也。

黃字季主，己卯與張江陵公子狀元懋修同鄉舉，最厚，在公車二十三年始第。

【婦人能時藝】山陰張兩若汝霖駕部，曾為余言：同里孫司馬樾峰，以甲戌舉南京第一人，而少時師傅唯其長嫂所授，即冢宰清簡公嫡配，而俟居如法刑部之母夫人也。性嚴而慧，深於八比之業，決科第得失如影響。故樾峰受其教以取大魁。又漢陽蕭象林鳴甲戶部，為余言其從兄大茹丁泰大行，少時疏於制舉業，屢試不第，後入貲為上舍，其內子閱其文，輒涂乙之殆盡，戒其勿行，不聽而終不售。至庚子歲，始謂曰：「今年屬草，稍有文氣，當偕子出。」乃買舟，尚涂與揚攷改竄，至入試，輦蹙歎曰：「第可博榜尾綴列耳。」及榜出，果名籍將盡矣。因挾這出都城僻處，日夜課之，及新春，始稍色喜，謂子功力盡矣，奈天資不超，技止此耳，然尚可望本房首卷。既撤闈，遂舉第八名，則給事王斗溟士昌所拔也。夫孫之父為文恪宗伯，蕭之父為漢沖會元，而義方之訓，反遜閨閣之玉成，何也？且良媛以筆札垂世者多矣，未聞嫺習時藝、評騭精確乃爾，即擁鼻比何忝耶？真古人所云：「恨不使士大夫見之。」

【女郎吟詠】昔徐昌谷紀金陵徐妓詩云：「楊花厚處春雲薄，清冷不勝單袂衣。」以為清婉絕倫。余近又見金陵徐驚鴻奇友游楚云：「妾怨芳楊柳，橫枝在吹樓。折來欲有寄，游子在黃州。葉互參差影，花飛歷亂愁。林梢窺破鏡，何日大刀頭。」俱風雅可誦，然皆北里種也。今范長白水部徐夫人，在蕪關諸五言古詩，沉秀深厚，可追古人，此閨秀非可他擬，以同徐姓並及。

【妒婦不絕嗣】富貴人坐妒婦斬嗣者最多，然亦有改悟者，千百中一二也。以余耳目所及，如臧南塘總戎夫人，中歲知私蓄妾有庶子二人，初亦怒欲手刃，其後竟杖而收之，戚少保世職，賴以傳襲。近日李九我少宗伯，亦垂老無子，而閩政過峻，在南中時，賴吾鄉丁敬字中丞苦口傳語，始容買妾，今已抱雛久矣。商丘沈龍江大宗伯，亦苦乏嗣，其門人相知者欲往謀納副簪，適登堂，見數醫正修藥甚虔，因問何劑，沈答曰：「此吾內子制調經藥，為受胎計耳。」門人不敢啟齒而退。時沈夫人逾六望七矣。乃

知如婦末路，亦自迷悟兩種，特男子不幸，難值其夢覺耳。

商丘公有一女，欲獨佔家產，助母為虐。近吾邑一詞林亦然，恐鳳毛俱絕望矣。

【沈歸德身後】沈龍江相公清節，近世罕見，室無姬媵，謝政後，伉儷皆將稀齡，夫人猶劑調經藥，因絕血胤。其女尤奇妒，沈繼子為所毒，遂憤不識人，相公彌留欲一見之，遏不令通，銜恨而絕。其女必欲以他子承業，而氏宗人不許，其繼子尋夭，所得諸蔭，皆為群從分受拜官而去，丹旄素帷，莫適為主。聞靈柩至今在堂，賜域尚虛，蒸嘗失所，先朝耆德一旦為若敖之鬼，聞者憫默。歸德在事受其知者不少，必有經紀其家者。

【燕姬】縉紳羈宦都下，及士子卒業辟雍，久客無聊，多買本京婦女以伴寂寥。其間豈無一二志節可取者，無奈生長輦轂，饑情性成，所酷嗜唯飲饌衣飾，所諳解唯房闈淫酣，吾輩每買一姬，則其家之姊妹媵隳至而鬻槁砧，稍不自愛者，一為所蠱，輒流連旬月，甚至更番迭進，使子居男子，髓竭告終，則邸中囊橐皆席捲而歸，不浹旬，又尋一南人與講婚媾矣。以予目睹，覆轍相尋，而士友輩尚如猩猩試酒，未能盡悟。其間命高福厚者，每迫他事南還，則此曹相率先行，所餉不滿所望，必斷齒彈舌，擗凶萬狀，以故昔人有比之京官牙牌者，謂其出京不用也。古人云：「燕趙多佳人」，意者別是一種耶？

【廣陵姬】今人買妾大抵廣陵居多，或有嫌其為瘦馬，余深非之。婦人以色為命，此李文饒至言，世間粉黛，那有閨閣？揚州殊色本少，但彼中以為恒業，即仕宦豪門，必蓄數人以博厚糈，多者或至數十人。自幼演習進退坐立之節，即應對步趨，亦有次第，且教以自安卑賤，曲事主母，以故大家妒婦，亦有嚴於他方，寬於揚產者，土人益安之。予久游其地，見鼓吹花輿而出邗關者，日夜不絕，更有貴顯過客，尋覓母家，眷屬悲喜諸狀，時時有之。又見購妾者，多以技藝見收，則大謬不然，如能琴者不過《顏回》或《梅花》一段，能畫者不過蘭竹數枝，能奕者不過起局數著，能歌者不過《玉抱肚》、《集賢賓》一二調，面試後至再四至三，即立窘矣。又能書者，更可哂，若仕客則寫吏部尚書、大學士，孝廉則書第一甲第一名，儒者則書解元會元等字，便相詫異，以為奇絕，亟納聘不復他疑，到家使之操筆，則此數字之外，不辨波畫，蓋貌不甚揚始令習他藝以速售。耳食之徒驟見未免歎羨，具法眼者必自能辨。又其俗最重童女，若還一方白絹者，徵其原值，必立返，以故下山者即甚姝豔，價僅十之三。

【女醫貸命】慈聖皇太后久病日疾，屢治屢發，至癸丑年，有醫婦彭氏入者，內頗奏微效，且善談諧，能道市井雜事，甚愜太后聖意，因留宮中。而懷孕已久，其腹皤然，宮婢輩俱勸之速出，彭貪戀賞資，遲遲不忍決。一日忽產一男於慈聖位下宮人封夫人名彭金花女者之室，上大怒，立命殺之，賴慈聖力救，宛轉再三，上難違慈旨，命貸其死，發禮儀房打三十逐出。次年慈聖即上仙。蓋奇產雖俗忌，然不避者禍立見，即已嫁之女有妊，其夫非贅婿而歸寧者，母家必遣之行，況宮禁乎？

【徐安生】徐安生，吳人徐季恒女也。季恒能鑿古，善談，為余父客，暮年始舉此女，美慧多藝，而性頗蕩。曾嫁武林邵氏，以失行見逐，遂恣為非禮。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，嘗仿梅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余，且題一絕句於上云：「夏月渾忘暑酷，堪愛酒杯棋局。何當風雨齊來，打亂幾叢新綠。」其二去：「滿擬歲寒持久，風伯兩師凌誘。雖云心緒縱橫，亂處君能整否？」次詩蓋用唐李季蘭語，其奇意不淺。予怪其無因，置不復答。後此女淪落許久，嫁里中黃生，亦名家子也，為乃父不容，復下山作魚玄機行徑。今年已漸長，不知蹤跡何所？聞為一武弁誘入京師矣。其才情實可念也。余向紀徐姓女三人矣。

【婦人弓足】婦人纏足，不知始自何時，或云始於齊東昏，則以步步生蓮一語也。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，則與男子無異，友人陳眉公、姚叔祥俱有說為證明。又見則天后畫像，其芳趺亦不下長孫，可見唐初大抵俱然。唯大歷中，夏侯審詠被中睡鞋云：「雲裏蟾鉤落鳳窩，玉郎沉醉也摩挲。」蓋弓足始見此。至杜牧詩云：「鈿尺才量減四分，纖纖玉筍裹輕云。」又韓偓詩云：「六寸膚圓光致致。」唐尺只抵今制七寸，則六寸當為今四寸二分，亦弓足之尋常者矣。因思此法，當始於唐之中葉。今又傳南唐後主為宮婢窈窕作新月樣，以為始於此時，似亦未然也。向聞今禁掖中，凡被選之女，一登籍入內，即解去足絛，別作宮樣，蓋取便御前奔趨，無顛蹶之患，全與民間初制不侔。予向寓京師，隆冬遇掃雪軍士，從內出，拾得宮婢敝履相視，始信其說不誣。

近年黃岡瞿徵君九思建議御虜，中有一說，欲誘化其俗，令彼婦人習中國法，俱束縛雙足為弓樣，使男子惑溺，減其精力，惰於擊刺，以為此弱虜制虜妙策。予亦不知此計果有濟否？但隆慶元年，大虜攻陷山西石州，據所得婦女驅之出塞，憎其不能隨馬疾馳，盡刖其雙足，以車載歸，百無一活。世固有不愛雙履者，瞿君此策，亦未為制勝也。

近日刻《雜事秘辛》紀後漢選閹梁冀妹事，因中有約束如禁中一語，遂以為始於東漢。不知此書本楊用修偽撰，托名王忠文得之士酋家者，楊不過一時遊戲，後人信書太真，遂所惑耳。

【胡元瑞論纏足】楊用修謂婦人纏足始於六朝，以樂府雙行纏為據，其說誠誤，友人胡元瑞駁之不遺餘力，因引晉人男方頭履、女圓頭履為證；又云宋齊以後，題詠婦人足者甚多，並不及其纖小，然終無實證以折之。按梁武帝弟臨川王蕭宏，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，遂謀弒逆，許事捷以為皇后。永興公主使二僮衣婢服入弒，及升階，僮逾限失履，闔帥令人八人抱而擒之，搜僅得刀，乃殺二僮。夫可為婢服，且失履，則足之與男子同可知，當時梁去唐不遠，是一大證佐，而元瑞未之及也。元瑞又引《道出新聞》，以為始於李後主宮嬪窈窕，似不始於中唐，則又與自所引杜牧詩相背馳矣。一人持論，尚游移無定見乃爾，何以駁正前人？即余已記弓足，因再元瑞說，又訂之如此。

○妓女

【妓鞋行酒】元楊鐵崖好以妓鞋纖小者行酒，此亦用宋人例，而倪元鎮以為穢，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。隆慶中，云間何元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，每出以觴客，坐中多因之酩酊，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。元鎮潔癖固宜有此，晚年受張士誠糞漬之酷，可似引滿香尖時否？

【杜章】角妓杜章，吾郡城中人也，以妖豔冠一時。云間落牧之允謙孝廉，故意中吳之長公，今學憲長倩之伯兄，少時佻達，一見契合，兩人誓同生死。而范婦為陸阜南樹德中丞，聞之大怒，訟之官，系韋獄中，牧之以重賞竄取而出，攜之遠逃。迨丙子冬，挈以計偕，抵京已病殆，不復能入試，春盡則歿於邸中矣。韋持柩歸，自度歸時，陸氏必不容其活，甫渡江中流，兩袖中一實滇棋，一實宋硯，二物俱牧之所日用，且性重能沉也，一躍入水，救之無及矣。此事見松江諸名士記傳中，不必備錄，獨死後一事甚奇。余頃北上渡揚子江，起而小便水中，舟人皆力止以為不可，予怪問故，則云近日江西一仕客過此，有小奚臨江小遺，忽僵仆作吳語曰：「汝何人？敢污我頭鬢，我名杜章，遊戲水府者將三十年，乃一旦見辰至此！」仕客大駭，且不解吳音，急泊舟詢故老，知其事者，為述始末，仕客具牲醴拜奠首過，小奚始蘇。然則章為水仙耶？抑入鮫宮作織綉人耶？總之怨忿所結，未能托生，沉滯滄波，亦可哀矣。

吳中張伯起曾語余曰：「丁丑春臨場時，往省牧之病，時韋坐其榻旁，牧之咯血在口，力弱不能吐，則韋以口承之，即咽入喉，一咽一殞絕，頃刻間必數度，吾觀牧之在死法，不必言，即韋韻致故在，亦憔悴無復人理矣。牧之曰：「汝可代我與張伯伯一話。」韋應曰：「君怯甚，不可多語傷神，我上天入地必隨君。」范亦為哽咽。此時已心知二人必無獨死理矣。伯起每為余談此，淚尚承睫，余亦為之掩袂。

【劉鳳臺】燕京歌妓劉鳳臺，以豔名一時。今上丙子，宣城沈君與吾鄉馮開之俱以公車入燕，與之游，後沈、馮同為丁丑廷會二元，而劉委身於閩中福清人林尚旻。林本賈人，字丙卿，與沈、馮二公俱相善。至戊子年，劉死於燕，林方賈於武林，聞計星馳以北，馮以謫居在家，為詩送之曰：「昔年曾醉美人家，卻恨花開又落花。司馬青衫舊時淚，因風吹不到琵琶。」其感慨其深，林不以為忤。此入都，迎劉嫗厚養之，刻玉為主，書鳳臺名，而題長短句於背曰：「入時倒郎懷，出時對郎面，隨郎南北復東西，芳草天涯空繞遍。勝寫丹青圖，勝收水月殿，玉魄與香魂，都在這一片。願作巫山枕畔雲，願作盧家樑上燕，莫作生前輕別離，教人看作班姬扇。」因抱玉主自隨，晝則供食，夕則附枕，仍攜以賈於四方。偶至粵西，為劇盜陳亞三等所戕，而沉其屍於江。會同邑人亦林姓者，為梧州府推官，習聞玉主事，適亞三等以他事捕至，拷掠不服，及搜囊中得玉主，始駭曰：「此吾里林丙卿物，汝何

從得之？」盜始吐實。得林屍於江，斂而歸之，盜盡服辜。時謂非玉主則林冤終不白，劉蓋得請於冥司，以報林始終之誼也。林之姻家葉少宰已為《丙卿傳》紀其事，而科又聞於林之姪號經字者，因紀略如此。

開之先生曾語余曰：鳳臺美不待言，即薦枕時，肌體之柔膩，情致之婉媚，兼飛燕合德而有之。宜林之惑溺至此也。

【俠娼】王子季夏，余以應試在邸中，方逃暑習靜，友人麻城邱長孺侵晨警門入，邀至其寓。先有一客在，云是浙鄞范仲子，各進糜蔬，並馬出城。余苦辭不護，問以何往，曰：「第去必有竟日歡。」從之出西郊十餘里，日已漸高，抵一第，門甚壯，入門一大廳事若勛戚家。坐少頃，有女鬟捧茶至，云：「姑少待，娘即梳裹矣。」余已訝之，旋招余輩入其臥室，雖敞而不華，所陳衣篋鏡奩，左右充滿，待其妝畢，始肅客問起居。邱、范皆其舊識，問余：「此即沈君否？」予曰：「是也」，因微笑不答。其貌不甚白皙，而雙臚特明秀，髻髮如雲，體纖弱不勝衣，約年二十矣。因導余輩從西角門入，則又一徑喬木蔽日，假山亦已古色，又得堂廡加大，前俯一池，寬三數畝，荷已盛花，中有敗舟二。因謂余曰：「此小船久廢，目下將葺治，與兄採蓮為江南之樂，兄許之否？」余不測所以，但唯唯謝。尋以飯進少憩，即入內治庖，丘因謂余曰：「此人故狹邪，不知所從來，此即其新買第宅，所蓄不貲，將擇偶以托身。彼謀之我，我謂非兄不可，今日之設，意在定盟，余兩人主議耳。」余疑駭不敢置對。既而酒肴畢陳，侍婢競出，俱曉絲竹，亦粗能南北曲，第未精耳。四人相對轟飲，日漸旰，其人亦微嚙相勸，余請別再三，丘、范曰：「吾輩當先歸，明日攜一樽與汝二人稱賀。」余變色不許，請以場後再續此遊，各跨馬辭去。其人泫然若不勝情，終無他言。入城時，日在虞淵矣。余即下第，不復共冶兒往還，尋謀南歸，往別丘，因叩以此妓近況。印答語支吾，似已他有所主，不欲明言，予不復苦詰。又數年，邱從遼左從軍歸，遇之邸舍，余偶再及往事，丘始歎息，愀然曰：「誤此子性命者，君也。向年委誠於君，君堅不從，范仲子因以甘言朝夕誘之，遂訂偕老。范故好蒲博，又謀復故官，盡散其資裝以及田園之屬幾萬金。往時會飲大第，亦售三千金，盡為范所浪費，以致簪珥俱盡，姬侍亦散鬻，孑然一身，不給朝夕。范別嫖一娼，棄之不顧，已投繯久矣。其姓劉行二。」余至是始得其姓氏，為黯然而不怡者數日。范名家子，曾登戊戌武進士，官都閫，中廢，今亦已流落矣。劉氏俠而憨，初無遠謀定見，為雄狐所蠱，竟至非命，真是可憐。而落負心至此，恐薄幸二字不足以盡之。

范字仲凝，近見士友云：其人慣誘娼女作此等伎倆，非一度矣。

【釣闌】今兩京教坊諸娼家，門多設半扉，其上截釣起，或時歌姬輩立於內，露半身以窺客。若金陵又多用竹篾織成，尤輕巧可喜，但不知所始。偶見元末張昱《輦下曲》云：「似嫌慧日破愚昏，白晝尋常下釣軒。男女傾城求受戒，就中秘密不能言。」蓋順帝時，西僧以演揲見法穢亂宮掖，延及戚里助貴，以至都中庶民，靡然從之。其婦人受戒時，特下釣軒以防他人竊覷，今兩都淫室，遂仿效之。至於今若武林闌闌中，亦時有之，則列肆所設，用便貿易，非坊曲比也。